

初四文作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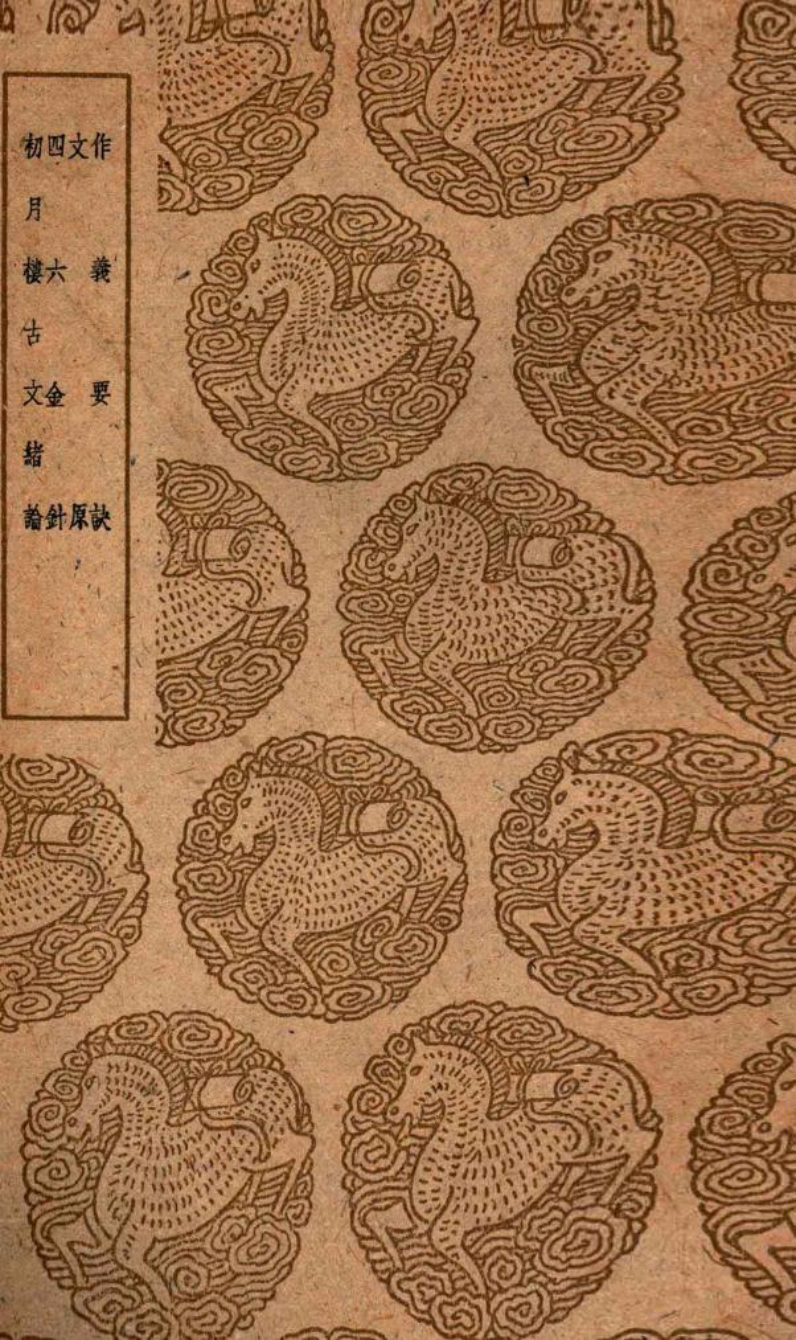
樓六義

古

文金要

緒

論針原訣



作 義 要 訣

倪士毅 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作義要訣及其他三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自序

按宋初因唐制取士。試詩賦。省題詩入韻及律賦。至神宗朝。王安石爲相。熙甯四年辛亥。議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各專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此經義之始也。宋之盛時。如張公才叔自靖義。正今日作經義者所當以爲標準。至宋季。則其篇甚長。有定格律。首有破題。破題之下有接題。接題第一接或二三句或四句下反接亦有正說而不反說者。有小講。小講後有引入題語有小講上段。有繳結。以上謂之冒子。然後入官題。官題之下有原題。原題有起語應語結語然後有大講段有上段有過有餘意後講有原經有結尾篇篇按此次序其文多拘於捉對。大抵冗長繁複可厭。宜今日又變更之。今之經義。不拘格律。然亦當分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四段。愚往年見宏齋曹氏宋季書義說。嘗取其可用於今日者摘錄之。茲又見南憲謝氏臨川張氏及諸家之說。遂重加編輯。條具於左。以便初學云。

作義要訣

元 倪士毅撰

宏齋曹氏涇曰。作文各自有體。或簡或詳。或雄健。或穩妥。不可以一律論。蓋文氣隨人資稟。清濁厚薄。所賦不同。則文辭隨之。然未有無法度而可以言文者。法度者何。有開必有合。有喚必有應。首尾當照應。抑揚當相發。血脈宜串。精神宜壯。如人一身自首至足。缺一不可。則是一篇之中。逐段逐節逐句逐字。皆不可以不密也。

又曰。文字大槩以純者爲合格。健者爲有氣。合格者中程度。有氣者起人眼目。然今人作文。於二者皆易有病。蓋似純者無氣。似健者無氣。則率略委靡。又不足以起人眼目。似健者多草野。則夾雜怪僻。又不可以合有司程度。如愚所見。當於規矩之中。用老蒼之體。庶幾合格。則不爲有司所擯。出奇則又非低手可及。必識此意。乃可進步。

又論立說大要曰。主張題目。第一要識得道理透徹。第二要識得經文本旨分曉。第三要識得古今治亂安危之大體。然後一見題目。胸中便有稱量。然又須多看他人立意。及自知歷練。則胸中自然開廣。又不要雷同。須將文公四書仔細玩味。及伊洛議論。大槩皆要得知。則不但區處性理題目有斷制。凡是題目皆識輕重。皆區處得理到。若所謂經旨者。亦試言其槩。唐虞題目。須要識得他氣象渾厚處。湯武征伐。須

要見他不得已處。商盤周誥須要見忠厚處。如大禹治水之行所無事。太甲之悔過。伊尹一德之告歸。盤庚遷毫之爲民。高宗之有志中興。洛誥之倚重周公。及周公切切告歸之意。君奭之挽留。與夫無逸之本旨。及化商一切事體。皆大勢所重也。則就這上立意得切者最好。自此以外。亦難盡言。或題目散頭緒多。我須與他提一箇大頭腦。如王會龍省試義提道字串是也。其題目云。道積于厥躬。惟教學中。念終始典。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王會龍義起語云。人君爲一。尤欲取天下之善而無遺。蓋道無終窮。不在吾身。則在古人。不在古人。則在天下。君不自聖而益求乎古。臣不恃君之聖而益求乎賢。此所以能致其君之備道也。歟。或捉題字做綱目。亦如王會龍之提道字是也。或用經句最切者。如周明之百志惟熙。題以勿忘勿助爲主是也。明之義。愚未之見。如林逋龍大學發解義。以有德必有言爲主。亦是也。其題目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遂龍接題云。有德者必有言。惟德之會於吾君者。既極其精微。則言之散於天下者。皆稱其廣大。有如德之所在。荷擇焉而不精。則言之所發。必語焉而不詳矣。何以爲大公至正之論。而息夫人之異論也哉。此伊尹之告太甲。蓋欲其以德之一爲大也。餘皆不可以盡言。但緊要者。一題須要截得住。須提得緊要處重。其細碎處放輕。不妨有道理。合經旨。又不雷同。又教人一見便曉。如此便是主張。大槩以此立意。以此用工。自當有所見也。

或曰。行文關鍵多則響。常讀熟做熟。則行文自熟。凡做商周題。用唐虞事。則精神壯觀。做唐虞題。用商周事。則不甚好。大凡義不必長。亦不必短。在措辭如何耳。長而轉換新意。不害其爲長。短而曲折意盡。不害其爲短。務高則多涉乎僻。欲新則類人於怪。晦則讀之使人厭。淺則讀之使人輕。下字惡夫俗。而造作太過。則語濫。立意惡夫同。而搜索太甚。則理背。皆學者所當知也。又凡做君題。國家題。反處不可太甚。只須輕輕說過。

存庵胡氏初翁曰。聞之前輩。凡倣唐虞題目。不尙反。蓋彼時無此等不好氣象也。

論冒題

或曰。破題爲一篇之綱領。至不可苟。句法以體面爲貴。包括欲其盡。題句多則融化不見其不足。題字少則敷演不見其有餘。命意渾涵而不失於迂。用字親切而不病於俗。斯得之矣。接題所以承接破題之意。一篇主意。要盡見於二三句中。尤不可不用工也。

或曰。冒頭如人頭面。著不得十分多肉。肉多則嫌有肥氣。不雅觀也。

原題

宏齋曹氏曰。原題之體。其文當圖。其體當似。論前輩考校。多於題下看人筆端。須是見識高。看文字多。方於此有議論。慷慨之體。中間最不要露圭角。又不要成段對文。只要參差呼喚。圓轉可觀。大抵是喚起之後。便應一應。結一結。然後正一段。反一段。又總繳結。此爲正體。其反說者不必多。比正段宜減大半。又或有於正段後復作一段。或是引事。或是譬喻。如此議論。竟不必作反段亦可也。

講題

愚按舊義必有餘意及考經。原曰。今日固不拘此。然遇可用處亦宜用之。但不必拘泥耳。宏齋論餘意原經二條。摘錄于後。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若用亦只數句點綴足矣。不可失於太多也。宏齋曹氏曰。所謂餘意。乃是本題主意外。尙有未盡之意。則於此發之。須是意新。又不背主意。仍於主意

有情乃可。這箇有數樣。本意所輕者。於此卻微與提起。本題頭緒多者。此處與貫而一之。本意作兩。併不相關者。此處與發明之。本意有自本至效者。此又翻轉來言之。若只此本題意。又來說作一片。全無些幹運。則徒勞耳。

又曰。當初所以有原經者。須是說這箇題目。其來歷次第如何。或是誰人做底事。他這事是如何。或是誰人說底話。他這話是如何。要推尋來因究竟。下稍結煞。方謂之原經也。第一要認他先後次序。倫理分曉。及提得箇血脈端正。然後擺布做來。且如大槩稱頌事實之題。當旁引事實來證主意。分輕重呼喚。方引入本題。更自與他照應議論。然後結之。此格甚平正。初無難也。若是告戒題。須要認他先後次序。如太甲上下中三篇。及一德之書。盤庚上中下三篇。周家大誥東征。召誥營洛。多士遷商民。這箇先後之次。截然最要鋪擺仔細。又不但篇目次第。只一段中。亦要分次第。不可截斷。如本題係是在前。則起頭宜作議論。一喚喚動。即就題目說來。便就此解他正意。這回方纔逆轉去。尋後面事使去。云不特此爾。後面又作如此說。下稍又是如何。卻於本題後引來擁從而結之。此一體也。如本題係是在後。則當起頭逐一原去。其初是如何。中間又如何。乃引入本題。卻作一小片議論而結之。又一體也。引事不在多。只要精切。或得一句最切。只就此一句發明。全靠善於幹運耳。凡引事實可真而少。不可多而雜。最要識此意。要知大槩起頭多是引證。中間便當喚出出處。然後便當解意分曉結之。此又大槩原經之法也。

宏齋曹氏曰。結尾亦要識體格。不但用事證題而已。若本題係有大節目事體。則宜就此究竟到實結裏處結之。此爲議論到底。是一格也。本題用經句主張有來歷者。宜於結尾喚起出處。狀得分曉。此有根據。有首尾文字。是一格也。此外又有定格。說唐虞治體。宜以成王對之。說盤庚遷亳事。宜以周家化商事證之。皇極之說。宜以聖門事證之。二典三謨亦然。湯武征伐。宜相照證。周召告歸。可互參攷。三后化商。皆要相串。最宜識此意。其他方可泛引事證耳。又或本題中實有議論未盡。而道理實有當發揮者。又當作一段議論。不必用事亦可也。引事之體。既引狀本題。後又須更換一換以己意。慷慨議論。斷制主意。教他響朗。然後結之。此可以見人筆力。宜耐心加工也。

總論

以上亦據所見略言之耳。其詳不可盡也。在乎卽類推之。以心體之。自求其意於外。而得胷中之活法。乃有實工夫耳。要是下筆之時。說得首尾照應。串得針線細密。步步思量主意。句句挑得明緊。教他讀去。順溜。又大槩文字全在呼喚。有時數句全在數箇字挑剔得好。須是十倍精神。自此之外。又有一項法度。一篇之中。凡有改段接頭處。當教他轉得全不費力。而又有新體。此雖小節。亦看人手段。如陳慥欽省試會其有極義。自接題。小講。及原題。講段。原經結尾。一切轉頭處。並不用尋常套子。如嘗謂。今夫之類。舊義多二字作原題起語。今夫二字作大講起語。蓋只教他人不見痕跡。而又自轉換。最妙者。江萬里。易義之體。分明是於此處出奇。亦法之可法者也。然亦不甚緊要。因筆漫及之。



原 文

著 濂 宋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文原

明 金華宋 濂景濂著

余誨人以文。丈夫負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趙友同義烏劉剛楷之弟柏。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爲文。因作文原二篇以貽之。

上篇

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尙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燦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理民彝之敍。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托諸詞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饗饋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皆見之矣。然

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其聲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輝也。苟逾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止乎詞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未治。體著則其用章。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足以語此。

下篇

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也。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原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彙。躋次勿紊。吾文之焰得之。崑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瀾。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不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

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大道湮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而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竇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詐者將以賊夫誠。瞞者將以蝕夫圓。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羸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竇。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氣。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喪其實。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死。心死則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鳶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蠅蠓死生於壘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也哉。

余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惟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余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固國之通衢。無榛荆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桀確邪蹊耳。胡可行哉。余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聘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佞曲聲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糅龐雜。略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

余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遠而道明耳。吾道旣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余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遺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合遷、孟、韓、歐之文爲一編。命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相與一言之。